

· 2 ·

梅在那山

江苏文艺出版社

预约私奔
心烟
榕歌如泣
寸草心
黑暗中的花朵
与你同行
晚照

梅在那山/舒婷文集 2

作 者：舒 婷
责任编辑：张昌华 汪修荣
责任校对：孙 平
责任监制：江伟明 孙 慧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6 印张 29.375
字数 600,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数：10,301—15,300 册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24-7/I·1053
定 价：40.00 元(共三册，塑封装)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到石码去/1
孩提纪事/5
黑翼/15
老家的陈年芝麻儿/22
晚照/26
挽高裤管过河/30
黑暗中的花朵/33
月之纤手/37

缅根/40
童年絮味/45
在那颗星子下/49
回到十四岁/53
照相/58
仲夏之夜/62
情话·情书·情人/66
预约私奔/71

大风筝/75
我儿子一家/78
你见过这个小男孩吗? /83
儿子的天地/86
花事/99
狗·猫·鼠/103
天上掉下一个
“阿不婆” /108

“你给我下海去!” /113
天热天凉好个晨/116
一朵小花/119
洁白的祝福/122
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127
梦入何乡/133
心烟/139

小桥流水人家/146

梅在那山/151

“神药”/156

房东与房西们/161

榕歌如泣/170

小泥匠哥哥/176

丽夏不再/180

一个人在途中/188

春蚕未死丝已尽/196

生活、书籍与诗/207

以忧伤的明亮

透彻沉默/218

寸草心/228

笔下囚投诉/233

斗酒不过三杯/241

民食天地/245

传家之累/253
好汤送苦夏/257
信物/260
醉人的酒，养人的饭/263
炒栗情缘/267
惠安男子/271
与你同行/274
多情还数中年/282
明月几时有/285

有朋自醉乡来/289
红草莓诗人/293
自在人生浅淡写/299
晚菊弥香/305

附：

沦陷于文学/309
答某文学院问/313
诗文家人生十问/316

到 石 码 去

世上大约没有人能记起他出生的那一天，人间以什么样的面目迎接他。可我虽然满月之后就离开石码，再也没有回去过，但那一天的情景却完整无损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一年比一年丰富细致。

沿海一个小小的渔镇，螺号吹出一股一股沁凉的晨雾。爸爸出差去了。临时租借的住房又潮湿又空旷，除了粗砺的石条窗透过几线光亮，再有就是那敞开着的小门，门前几级苔痕斑斑的石阶接上路面。可以看见几双穿木屐的大脚沉实有力地踩过，脚趾虎虎地张开，褐色的宽裤管带起腥味的风。鱼尾甩动的大箩筐辘辘地拖过条石街，到处是闪闪发亮的鳞片。

阳光渐渐炽热起来，石条街像一条流动的火河。临时请来帮忙的渔妇靠在门框上，被正午的倦意侵袭，渐渐打起盹来。

一支蜡烛在硕大无朋的圆桌上自得其乐。

妈妈的床缩在大房子的最深处，垂着蚊帐，像一艘落下帆的小船，泊在荒凉的海边，涛声时高时低。

外乡、独居，又怀着一个不安分的小生命。她好幻想又多愁的气质足够让她在阵痛的间歇中体味处境的寂寞和神秘。也许她想起外婆家她的清净卧室，风百无聊赖地翻动遗忘在钢琴上的乐谱，自鸣钟一下一下地测量着岑寂。枕边那一册《聊斋志异》犹夹着多少狐仙和鬼异的故事呀，在她们那一帮教会女生中，她时常拿这些故事吓吱吱叫的姑娘们，其实多半首先吓了她自己。

突然一阵风，凉凉的（妈妈一直这样强调，而且声明她决没有睡着），烛焰低抑，一个黑糊糊的影子隔着蚊帐撞往妈妈怀里。妈妈大惊，猛地撩起蚊帐，只见那渔妇靠在门框睡得正熟，一只黑猫蹬过她厚实的赤脚，一蹭上了街。蜡烛快燃尽了，小小的火焰犹如一面小旗，飘动、展开、垂落……

我在那天下午出生，妈妈那天看见了什么，谁知道呢，但从此我便有了“精灵儿”的绰号。

满月之后，绸缎庄老板把他的三小姐和外孙女一同接回大都市。我那常在地方小报上发点歪诗的爸爸，抱着他的鬈发黑黑、肤色雪白“精灵儿”，在花园回廊上大叫：“女神，我的女神。”尽管后来女神长成了丑八怪，但父亲对我的溺爱有增无减，原因也和我的“精灵”有关。走在街上专挑沟沿、栏杆走，上树，和男孩子去钓鱼，吊在龙眼树上偷嘴，都有我的份。尤其我们的家在政治风云中遭难之后，妈妈遇事总得和我商量，在她高兴或不

高兴的时候，夸我也好，骂我也好，常是一声“精灵鬼”。

有一天我要填履历表了，妈妈告诉我籍贯要写泉州。什么？我明明出生在石码嘛！泉州我随爸爸去过，我一点不喜欢。泉州是一条又一条绕来绕去绕个没完的小巷，一张又一张据说是亲属而又从未见过面的脸孔。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爷爷和奶奶的洞房，但那已被我叫不出辈份的族亲翻修一新，邓丽君在那儿领导新潮流。籍贯在泉州是多么暗淡呀。

而我的石码镇白天有慷慨热烈的阳光，存在石缝，流在海滩，到了晚上就发酵成浓浓的酒香。清冷的月牙儿像一弯快镰，收割一簇一簇浪花，波涛吃吃地笑着，纠缠着苍白的石阶。码头边泊着小小的渔船，透过船篷是红红的灯，看得见古铜色的脊梁护卫着一窝甜甜的梦，梦中的渔家孩子像黑鳗一样扭动着。啊，咸味的梦和大海息息相关。

让我籍贯一栏藏着我的渔镇吧，今天填乡音如缕，明天填南曲一管。我在我自己的热爱中，吮吸爸爸妈妈的回想，丰满了我出生的那一块热土。

过了许多年，我在一些场合认识了不少石码人，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去玩，并且告诉我，再也没有石条街了，都成了柏油路，那种古堡似的老房子怕也不在了，甚至鱼也少了，现在镇上的主要经济是工厂。

终于有一天，我把一张六角钱的船票端详了许久。六角钱，这么简单，一艘突突突弥漫着汽油味的小机轮就

能把人带过三十二年辽阔的怀想，抵达梦之湾吗？

三十二年，小镇的人与事也在我的思念中成长与凋谢。我常想那一只那么残酷地掴我屁股蛋的蒲扇大手，现在一定像老树皮那样搁在膝上，还会有孩子愿意听他讲陈年烂芝麻吗：三十多年前，有位爱抹眼泪的“先生娘”在这儿养了个哭不出声的精灵儿……街角的碗匙敲击声，还一样有节奏地诱惑行人夜归的脚步吗？但卖鱼丸汤的定不是那爱咳两声的老头，该是他的儿子或孙子了。虽然那胡椒味儿，那葱花香，是我在胎里就熟悉的。

我的手一松，绿色的船票顺着波涛一耸一耸漂走……

让那新建的公寓大楼替代我那秘藏无数鬼魅传闻的老房子吧；让渔民综合企业公司孵出一批一批羽毛斑斓的青年和姑娘吧；让穿木屐的脚都套上三接头皮鞋，让乔其纱和红领带在大街上飘吧；让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那样一个热烈、明朗、高速度的现代化都市吧！

只是在我的感情里永远有一扇开着的小门，像一个简朴的画框，嵌着那天的阳光，那条市声喧闹的条石街，和一个“精灵儿”三十二年绵绵的眷念。

1984年11月

孩 提 纪 事

家乡的黄皮果

很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它真正的“芳名”，外婆把它叫做黄泡果。

三十年前，漳州在福建虽小有名气，却还是半乡半镇，多有荒郊野林。爸爸的机关宿舍就是掩在一片小林子里。路口是一株极肥绿、极粗壮、极慈祥的老果树。

它使我常常想起漳州平原一带常见的村妇，脸膛赤红，臂膀浑圆，奶头上吊着孩子。我外婆是地道漳州人，嫁到厦门五十多年，犹满口漳州口音。只是长得十分娇小，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脚，因此而定做的一双牛皮鞋，擦得贼亮，闪烁在外祖父阔气的鞋柜里。即便如此，外婆仍不失漳州妇女本分，像黄泡果树一样果实累累。小时

候我扳着指头数姨姨舅舅，十个指头都用上刚好，我妈还不算。

黄泡果的滋味已记不清了，反正美妙无比，我天天在心里这么想。想它的黄果皮，透明多汁的瓤，嫩绿的核。尤其想念它，在风起的日子。闽南多台风，我跪在竹床上望窗外泼墨天地，巴望风雨快点过去，和邻童挎着小篮子，拍手雀跃在黄泡果树下，大约拣落果的快乐早已超过了吃的想望。

傍晚，小小的我独自站在路口等爸爸下班回来。夕阳下，老树斜斜地和我站在一起。直到钟爱我的爸爸一脸怜惜向我走来，驮我在肩上回家。父亲总叹着气对妈妈说：孩子想外婆呢！我不懂得那是一种思念的寂寞，一种孩子的天真无法诉之语言的联想。但我确确实实每逢淘气受妈妈谴责，便将衣柜大小物件拖一地，抱着小衣服闹着要回外婆家，最后妈妈都无奈地陪我哭一场。

在漳州黄泡果树下想厦门的外婆。后来家里遭变，我回到了外婆身边，在洋楼里想漳州，想漳州的黄泡果树上的风，怎样教叶子都学会了一种泥土味的乡音；想起夏夜头蒙着毛巾被听妈妈用她独特的语言讲《聊斋》，“鬼大笑，手舞足蹈绕着圈走……”窗外黄泡果树也大笑，也手舞足蹈绕着房子走；想起惹妈妈生气时，她一脸的伤心，唉！

直到有一天，爸爸神秘地在我书桌上放下一串黄灿灿的果子：“你还记得黄皮果吗？”

呵，黄皮果！

原来我早该去问父亲，但我能问什么呢？

和黄皮果树一样壮健，一样生气勃勃的外婆早已回到泥土和阳光中去了。在小洋楼钢琴声中长大的弱不禁风的妈妈和琴声一起消逝了。现在高楼林立的漳州市，还有黄皮果树的荫伞吗？在哪个黄昏，扶哪一个孤独的孩子眺望落日？

我是黄皮果树的孩子。

份面、玉米棒、盐水桃

—

一份软颤颤的捞面，黄澄澄的，抹层辣酱，夹上炸五香、卤豆干，卷起来，就这样狼吞虎咽，叫人涎水直流。打赤脚戴斗笠的农民，佩校徽插钢笔的学生哥，还有一些我不知道职业却认定无限幸福的人围着街头小摊吃“份面”。

馋涎欲滴的我几次使尽诡计，都没能让妈妈开恩。总说“脏”、“不文明”；卷面的手不洗呀、街上的灰尘呀、炸五香不是昨天剩的，就是前天馊的呀……呀呀，吃的人那么多，几时听说拉肚子的，哼！

漳州在三十年前海鲜极便宜，父亲颇喜烹调，母亲则重营养。山珍海味也不知吃过多少都不记得，唯独惦着没有到口的最便宜的“份面”。

二

一九五七年，父亲远去。妈妈仍带妹妹在漳州工作。我回厦门外婆家，哥哥则寄养在奶奶家，我们一家人隔好几条银河呢。

大约是国庆，放假。妹妹随妈妈回来探亲。刚考上中学的哥哥俨然是大人了，一手拉我，一手牵妹妹，上街，逛公园，简直是壮举。还不算，慷慨地问我们想吃什么。不约而同指着玉米棒，熟的。这原是禁忌之内。或许哥哥表面雄赳赳，内心仍是十三岁的孩子。于是瞬间便挑好了三根最长，最饱满……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最”，满街节日的人流，应数我们最节日了。

谁知一个和哥哥差不多大的孩子斜刺里冲来，没等妹妹“哇”地哭出声，已夺过玉米棒跑远，且边用尖尖的牙齿啃着，还回头笑呢，这强盗！

我以为哥哥会英勇地追去，揍他；我们便一起扑上，咬他。谁知哥哥只是把自己的玉米棒塞给妹妹，说：“别哭了，他也高兴呢。”

我气愤愤地想了好久，终于平静地问哥哥：“那孩子一定没有哥哥？”

三

漳州是有名的水果之乡。成年之后回去，人们带我参观的总是龙眼林、荔枝园，其实我知道最好吃的果子是盐水桃。你信不信？就在那株黄皮果树的荫护下，我们曾有一个极温暖又短暂的可爱的小家。每天午睡起来，我迫不及待地爬上竹椅，掀开饭罩，手伸向一盘用盐水涮过的绿得水灵红得透亮的桃子。妈妈早已笑吟吟候在身后。我吃得满脸满手都是甜汁，妈妈则用雪白的牙齿文雅地轻轻一咬，声音清脆好听。我好像从来没有学会那样吃法。

无论哪种吃法都是有滋有味的，妈妈瞧着我，我瞧着妈妈。

过了好些年，爸爸一直不回来。我在厦门上中学。有一天放学归来，在我房间的大口杯里，留着一个又大又红的桃子，而且刚刚用盐水涮过。

这是我对盐水桃子最后的记忆，因为也是妈妈最后一次含泪看我吃完它。

四 姑 婆

四姑婆命歹，说是因为她的前额非常斜溜，和她的

胞兄、我的外祖父的额头那般，一马平川。只是不知何以外祖父却公认的命好（据说也是托福那个额头），十八岁来厦门当学徒，历尽沧桑，白手起家开了好几铺绸布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阵子，外面高帽、木牌子吓人，八十岁高龄的外祖父犹手颤颤地自个儿煎蛋下酒。

四姑婆并不守寡，家里绝口不提老姑丈，她自己或曾提过，和外婆咬耳朵的时候。四姑婆命苦，和她见不得台面的影子丈夫有关吧？

甚至没有儿子。

买一个儿子叫“憨头”，不憨，且刁滑得终于不知去向。生一个女儿叫“水仙”，名字文雅，人却泼辣精悍，好吃懒做，把老娘搜刮一空，嫁出去了，仍常回来刮油星。

年老的四姑婆，独个儿守在河沿街浅屋里。阳光麻麻点点地从支着的竹席穿门进户，照着梁下一只小篮子，篮子里大约两挂细面，一条咸肉，为梁下鼠窜的孙子孙女所覬觐。

四姑婆心好。我们一家在漳州生活那几年，四姑婆的小篮子三天两头在我们家出现，有时是荔枝蜜柑，有时是豆包年糕。她女儿当时大约十一二岁，进屋前照例用衣袖抹一下嘴。妈妈从篮子里取出明显短缺的食物从不查问，又放进糖果饼干，白糖面干，那女孩目光炯炯地守着。

在外祖父家，来走动的亲戚要数四姑婆最受欢迎，不仅因为她是外祖父唯一的胞妹，也不因为她每次来都恨

不得把她的小果园一肩扛了来。而是因为她既干净又勤快，一件白布褂子，洗得雪白，散发出酸酸的乡下特有的浆洗味。外婆一块抹布已叫家中各式家具不堪其苦，她简直又把地板狠狠刮了一层。

只要去漳州，都去四姑婆家。她的小屋里走动许多“三姑六婶”，有住一宿两宿，有住三月半载。每次四姑婆都要郑重款待我，跼在凳子上，取下小篮子，半挂细面，打一个蛋花，很稀罕的味精加一点，我吸溜吸溜恨不得连碗一起吞下去，比我父亲给我做的鳖熬枸杞不知好吃多少倍，千真万确！

直到现在，我自己也须为生计操心，我才突然想到一个很重要却一向不被关心的问题：四姑婆究竟怎么养活她自己？

只觉得她一天天黄了，并不见老。

小果园已早不存在，只有一棵洋桃树，缩在屋后。在四姑婆逝去的好几年后，我去沿河街，还看到它，很老，果子寥寥几个，蜜甜，一如有关四姑婆的回忆。

雨天·星期日

老宅的房间像地牢，推开红漆脱尽的门，下三级石阶，依稀看见一张大床，床上窝着一个撅起屁股睡觉的孩子，那就是我。我怕黑，像鸵鸟将头埋在枕头里。

说实话，我们的住房在漳州还算洋，砖木结构，还